

中/国/近/现/代/文/学/名/家/诗/词/系/列

主编 孙中田 关德富 高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 王统照

## 诗词解析

姚素英 编著

王统照 王统照 王统照 王统照

王统照 王统照



王统照

王统照

王统照 王统照

中国近现代文学名家诗词系列

主编：孙中田 关德富 高长春

# 王统照诗词解析

姚素英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新登字 07 号

《中国近现代文学名家诗词系列》丛书编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     |     |     |     |
|-----|-----|-----|-----|
| 王 东 | 王铁军 | 玄日善 | 孙中田 |
| 朱自强 | 吕海江 | 孙晓娅 | 关德富 |
| 张文东 | 张 伟 | 张志浩 | 吴 里 |
| 张洪野 | 张福贵 | 逢增玉 | 高长春 |
| 袁国兴 | 唐树凡 | 徐 潜 |     |

王统照诗词解析

姚素英 编著

责任编辑:唐树凡 责任校对:张雪霜 封面设计:李岩冰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长春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880×1168 毫米 32 开本 9.25 印张 4 插页 215 千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200 册 定价:全套 140.00 元(每册 14.00 元)

ISBN 7—80626—444—2/I·104

# 序

孙中田

中国近现代文学大家几乎都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因此当他们开创新文化的时候既是在旧文化基础上的创造，同时也体现了一种新旧文化的衔接与过渡。所以当我们今天重新回顾历史，不能不去认识他们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这样才能对这些文学大家有一个整体的观照，从而作出更为全面和科学的评价。为此，我们编选了这套《中国近现代文学名家诗词系列》丛书。其中选入了龚自珍、林纾、王国维、鲁迅、周作人、茅盾、刘大白、王统照、田汉、郁达夫等人的诗词。每家一百首左右，力图以简要优美的文字，作出解析，以利于了解近现代作家作品的内蕴。

关于旧体诗词在现代诗歌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也许学术界还有这样或那样的见解，这是自然的事。但是，我们觉得法国哲学家J·德里达无疑是智慧的。他在传统与创新的关系中，提出了一个“非等同圆的重复”的理论。认为创新的过程必然从旧圆走出传统，并不断地向传统回归，从而形成一种不完整圆的轨迹运动。没有破裂、删除、变形，没有回归、重复，必将失去传统；但新圆又并非旧圆的复制。回归与背弃是同时发生的，解构正在新的创造中进行，但这一切并非是二元对抗

的；而是互补的。

这见解使我们联想到许多史实，就此来说，五四的文化革命运动的历史功绩是不能泯灭的。它与传统歧异、裂变，以雷霆万钧之势，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构成划时代的历史风暴。鲁迅说那时节，“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所以是大仗。然而，当时间拉开距离，在新文学的发展中，对于历史文化的渊源关系，对传统的承传与创新等事宜，便纳入到人们的视野中来。就许多新文学的先驱者来说，他们为反对旧文学，创造新文学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然而，他们自己无疑又是文化传统的承载者和当然的传递者。对此，却在一时之间，失之于理性的调整。事实上，创新之际，从传统出走后仍然需要不断的回归，以便从母体中汲取补养。这无论是内容或形式都是需要的。

古典诗词的艺术生命与运作繁衍是一个很好的实例。我国是一个诗的大国。具有丰富的历史遗产，诗经楚辞，唐诗宋词，渊远流长，如何更新变异，构成新文学的内蕴便成为新文学一个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长久以来，在新文学的历史中，古典诗词的形式，存在着，悄悄地运作着，繁衍着，却不能“登堂入室”，成为新文学合法的“公民”。鲁迅的经验是颇为有趣的。他在回答杨霁云的信中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作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然而言行不能一致，有时也诌几句，自省殊亦可笑。”实际上，鲁迅对古典诗词是颇有研究的。他从青年时代起，就爱读屈原的诗，影响所及，他所写下的许多诗歌不仅有着古代民歌、唐诗的影响，而且深具楚辞的风韵。至于“有时也诌几句”，并非可笑实乃是很自然的事。应该说，鲁迅的旧体诗，

是他整个文学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不仅以此作为他偶而反映内心思绪的形式，而且构成他的思想和艺术形态的许多名篇。“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这首七律，是鲁迅在1931年为送日本友人增田涉写下的。一位日本友人看过后说，“这些诗句反映了中日两国人民的深情厚意”。这是传统文化源流的承传与创造的艺术风范。就整体文学历史的源流来说，这种从传统走出与回归的艺术样式，并没有在新文学的发展中绝迹，而是具有一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趋向。

郭沫若1950年在回答《文艺报》读者问中认为不要“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旧式的诗词在今天依然有它相对的生命”。仅以形式来说，它“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在《〈柳亚子诗词选〉序》中他赞颂这位“不寻常的诗人”笔下“不论是雅言或常语”都会像“雕塑家手里的软泥，真是得心应手”。因此他“更希望他的诗歌多多产生，而且更要平易近人，使人民大众能够接受，亦如水，亦如火。所有控制的原子能，能够像水一样普及，像火一样容易到手，那于人民大众是多么大的幸福呵！”这些道理，无疑是可以普泛参照的。

正是基于此，我们认为对于旧体诗词，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取其精华，发扬光大。对于五四以来的优秀旧体诗词的创作，也应视为新文学大家族中的一个成员，加以研究和承传。

## 序 言

臧克家

王统照先生是“五四”时代有卓越贡献的老作家之一。他以小说家闻名于世。他的新诗，散文创作，写得甚好，他对美学和文艺研究、评论也有贡献。

王统照先生，长于旧体诗，自青少年时代起直至老年，创作不衰，收获丰富，因为发表的不多，不为一般读者所注目。他写旧体诗，或以抒情，或以志感，或以纪游，或以描绘祖国壮丽山河，大自然风貌。这些作品，随不同时代而变换其思想内容，表现了诗人对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和蒋介石反动政权的不满与愤慨，向往光明、民主与革命的未来。特别是“九·一八”前后以及抗战期间的诗作，表露出诗人对投降主义不满，对抗战前途却充满信心，这时期的诗作，充满感人的爱国主义情感，读了之后，令人愤懑也使人鼓舞。解放以后的诗作，情调显然不同，有着充沛的乐观主义精神，对党对社会主义社会，一往情深。

诗人从幼年起，即延师读古代典籍，对古代诗歌，兴致甚浓，修养功力颇深。他对历代诗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王维、苏东坡以及龚定庵等人的作品，都下过研究工夫，转益多师，融诸家之长于一炉，建立了个人的独特艺术风

格。他的诗作，有的沉郁，有的隐晦，有的清秀，有的明快，有的慷慨，有的感伤，随当时的心境而有所不同。当然，这与当时的社会情况是密切相关的。诗如其人，凡是了解王统照先生为人的人，都知道王先生温厚质朴，对人以诚，遇见不平的事容易激动，显现出诗人的气质。在严重困难重压之下，有时自叹无力，透露出感伤情绪。王统照先生的旧体诗作，与其他品种著作——小说，散文，新诗，是一脉相通的，而且风格也是一致的。

王统照先生的旧体诗，多达五、六百首，而与世见面者少，时间长达数十年，搜集起来是困难的。幸喜对王统照先生及其著作特别尊敬与热爱的姚素英同志，多年努力，写了不少研究王先生旧体诗作的论文，于今又不辞辛劳，成人之美，花了十余年时间，搜集王先生的遗篇，哀集成册，加以研究分析。她的注释及赏析文章，十分得当，文中洋溢着对王先生诗作与为人的敬仰之情。在此书即将付印之际，嘱余序之。王先生是我的长者与恩师，他的人品使我尊敬，他的作品深入我心，故不敢辞，聊为短章，愿将王先生的旧体诗推荐于广大读者，以收共同欣赏之乐，亦寓褒扬姚素英同志的苦心与成绩之意焉。

1997年10月15日于北京寓所

## 前 言

王统照是“五四”新文学开拓者之一，一位多才多艺又多产的诗人与小说家。他一生中不但创作了大量新文学作品，而且写下了许多旧体诗（词的数量极少）。他“自幼蓄涂抹”，早在1919年以前，其旧体诗的数量除去“零星散佚”和“未经稿录者”外，已达千余首之多，可惜没有全部保存下来。1984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初版《王统照文集》第4卷中所收旧体诗，包括诗人早年结集的《剑啸庐诗草》，收诗103题，177首；晚年自费印行的《鹄华小集》，收诗30题102首；还有其它散见于解放前报刊上的以及从未发表过的旧体诗百余首。而这些还不及诗人原作的三分之一。笔者解析之旧体诗，主要选自《王统照文集》第4卷。如果说王统照一生中以新文学作品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现代文学艺术宝库的话，那么他的这些旧体诗也为人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在这些诗作中，能够使人清楚地看到老一代知识分子在人生道路上艰难跋涉的足迹；也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从辛亥革命以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历史进程。这些诗歌作品在形式上虽是旧的，却迸发着时代的火花。它对于我们了解作家的思想发展与创作道路，认识和总

结中国社会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与发展规律，都是生动、形象、珍贵的文学史料。同时，“五四”时代新文学的开拓者们，在反对封建的，僵死的旧文学的同时，也自觉地批判继承传统文学中的有益养料，他们的旧体诗创作，其得失与成败，也为我们留下了鉴赏与研究对象，就此看来，也不无美学价值。

王统照出生于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屈辱的时代，他的旧体诗是时代风雨的记录。在他的全部旧体诗作中，写得最多，思想性最强的是那些感时伤世、情辞慷慨的政治抒情诗。其中爱国诗篇是所有旧体诗中的精华。诗人以奔腾的热情，昂扬的调子，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爱国主义思想像一条红线，贯穿全部作品。在这些旧体诗中，爱国主义主题的表现又是多角度，多侧面的，显示出异彩纷呈的特点。从对祖国壮丽河山的热爱，到反映东北沦陷区人民的深重苦难；从对侵略者的满腔仇恨，到鞭挞卖国贼的无耻行径；从热情高呼全民族抗战，到抒发报国无力、壮志难酬的苦闷，爱国主义的情思充溢在字里行间。

诗人的中学时代，是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灾难时代。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签定，德、日帝国主义对诗人的故乡胶州湾土地的野蛮侵略，使少年诗人的心在流血。《旧历清明日旅行千佛山并赴公园感怀纪事共得九首》（其三）写诗人站在千佛山之顶，看到远处齐烟九点，黄河如带，齐鲁大地的美丽富饶，同时也看到这是虎去狼来，互相争夺的烟火之地。面对祖国母亲的伤痕累累，他发出“河山虽好总苍凉”的哀叹，强烈地表达了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山河破碎的惨象，使诗人眼前的亭台楼阁、海水浪花也都染上了感伤的色彩：“矗矗楼台暮霭中，河中惨淡恨难穷。浪花最是无情物，

阅尽兴亡只向东”。写作这些诗歌的时候，诗人还是一名中学生，少年人忧国忧民的赤诚十分难能可贵。

“九一八”事变前夕，王统照曾离开青岛，到东北小城四平街旅居3个多月。在此期间他旅行了东北各地。“历览山河，心伤时变”，写下了一组风格沉郁的旧体组诗《东北杂诗》、《北国四首》和《旅程六首》。这些诗歌忠实地记录了日寇在东北犯下的滔天罪行，揭穿其妄图侵占全中国的野心，抒发了对祖国和人民命运的关注与担忧。当时，日本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演习进攻沈阳的军事行动，在《旅程六首》（其三）中就有着令人震惊的描写：“惊心东北事，谁复念经营！铁骑驰三郡，飙轮碾百城。河山空设险，陇亩代春耕。到处闻人语，沈阳正假攻。”“九一八”事变后，王统照抗敌救国的心情更加迫切。在《朔风五首》、《械械七首》中，不仅表达了对敌人的刻骨仇恨，而且号召全民族拿起武器打击敌人，收复失地。与此同时，对国民党政府屈膝投降的卖国政策也给予了无情的鞭挞。这些旧体诗燃烧着反抗的怒火，慷慨激昂，铿锵有力。“九一八”事变前后，从内地来到荒凉的关外的大作家十分少见，而以旧体诗及时反映民族危亡严酷现实的诗作，王统照的旧体诗堪称首屈一指，这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以及东北现代文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之后，王统照以空前高涨的热情积极投身于救亡宣传。他不断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旧体诗，其旧体诗的创作达到高峰阶段。诗人以昂扬的斗志，饱满的激情，发出了战斗的呐喊。其中《南北》与《夜战声中怀东斋并示昨非兄弟》是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前者酣畅淋漓地赞颂了党领导人民掀起的轰轰烈烈的抗战高潮：“南北烽烟一例高，江头怒战动秋宵！”后者表达了对抗战前途与祖国命运充满乐观的信

念：“中原北定江流静，待尔掀髯一笑时！”这是抗战文学中不可多得的好诗，其艺术价值与本时期写作的新诗相比，也是毫无逊色的。

在王统照的旧体诗中，抨击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渴望光明；追求进步的诗篇也不在少数。王统照虽然不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诗人，但他却以匕首投枪般的诗句对反动势力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暴露，表现出高贵的节操和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他曾在《丁卯集》的诗句中控诉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的暴行，抒发内心的苦闷；到了三、四十年代，国统区长期苦难生活的煎熬，使他以犀利的诗句，更加尖锐地暴露了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鱼肉人民，百姓们啼饥号寒苦不堪言的黑暗现实。在以暴露和讽刺为主要特色的旧体诗中，《因“禁酤”“倡榘”而作》与《魁帅》两诗是很典型的佳作。

王统照早在“五四”时期便翻译过列宁的文章发表在《曙光》杂志上，他渴望光明、追求进步，愈到晚年愈加爱憎分明。1949年，正当北平、天津相继解放之际，党派地下工作者来到青岛，秘密迎接他进入解放区。诗人临行前写下《一九四九年春远行前作》，留给家里人，未能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折回后又作诗《几度》，以焦急而又兴奋的心情期待着全国解放。而解放大军的节节胜利，喜讯频传，又使他按捺不住喷涌而出的诗情，在《示爱居》中以“碧桃未落放娇棠”，一花未落一花又开的意象，暗喻的手法歌颂伟大胜利的即将到来。对革命的热烈追求与向往，这对于一位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来说，也是十分可贵的。

在王统照的旧体诗里，记游写景诗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诗人热爱大自然的山光水色，清风明月，藕花夜露，飞鸟鸣蝉。他愿意在自然美中陶冶性情，也希望大自然的美丽与温馨

能洗去人们灵魂中的污浊使之净化。早期作品《端阳日郊游》与《春暮》，摹物写景细腻轻灵，富有诗情画意，传达出写景诗的审美取向。1934年诗人因长篇小说《山雨》“内容颇含阶级斗争意识”而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列入黑名单。为躲避政治迫害，他自费赴欧洲考察游历。欧游期间，诗人也写下不少写景诗。在这些诗作里，展现了如诗如画的异国风光，令人大开眼界，耳目一新。解放后，诗人不顾年迈体衰，痼疾日重，深入农村体验生活，在与农民相处的日子里，又写下一组直接反映建国后社会主义新农村一派欣欣向荣景象的乡土诗，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充满了田园情趣。这些写于不同时期的记游写景诗，题材各异，主题不同，却共同表达了诗人对自然对人生的挚爱与独特的艺术感知。

王统照是一位十分珍视友情的诗人，有人说他的友谊如陈年的老酒，越久就越觉得醇厚。在他的旧体诗中，写给朋友的赠言诗也不在少数。这里入选的诗歌，都表达了与朋友之间那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手足之情。表达了朋友间互相关心，互相激励，互相切磋又互相牵挂的真挚感情。尤其是《赠陈毅同志》，强烈地表达了诗人对将军的敬仰与赞美之情。读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感人至深。在王统照的旧体诗中，还有一些评价鉴赏古人或朋友的书画艺术珍品的诗作，畅谈学习借鉴古代诗词心得体悟的诗作；抒发志在千里却年迈体衰忧伤感叹的诗作，其中也不乏好诗。

早在30年代，诗人曾写下12则《谈诗小记》，其中第10篇是专门谈风骨的。文中写道：“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刘彦和对于文章风骨的解释，真可谓要言不烦。“‘风’字的直接释义是所谓动，用在诗中有文采流动之意。要使情感发扬从字句上得哀乐的契合，莫先于风”。他又

写道“‘骨’者干也，是撑持一个有机体生物的主要质素。推而至于行为、言动，都可以表现出种种刚劲的力量。故好文章必使情感的升华与气魄的深厚两者互相称合，方能笃实光辉，不同泛泛”。王统照认为，诗文若无“清遒峻健的风骨”，绝不是美文。他在旧体诗创作方面十分注重风骨。其诗作鲜明地体现出一种刚健与婀娜相结合的诗风。1957年，王统照为友人王献唐先生所画红梅扇面题诗一首：“铁骨冰胎古艳姿，冷欺霜雪破胭脂；莫言枯干闷生意，老树著花无丑枝。”这首诗写出了红梅的铮铮铁骨；冰清玉洁，不同凡俗。“莫言枯干闷生意，老树著花无丑枝”，化用梅尧臣之成句，把咏梅这一古老的诗歌题材翻出了老当益壮的新意，是咏梅，也是颂人，更含有自况。这种讲究力度而词句雕琢，格调清标又含义丰富的特点，典型地体现了王统照旧体诗的风格。像这样借物喻人，托物寄怀的诗歌并非少数。诗人1944年写下的《癸未岁暮偶得二诗次首则托物寄怀以慰雪、尊二君者；西谛兄览后属书即希笑正》（其二）以橘柚那充实圆满，纯洁芬芳，傲对霜雪的品格，暗喻章锡琛与夏丏尊在日伪的屠刀面前不屈服，不变节，敢于斗争，坚持操守的高贵气节。透过诗中的意象，风骨自现。另一首《友人以所植白片朱丝山茶见赠灯前写意》以迎霜斗雪的山茶花自况，也是文情并茂，刚柔相济。王统照旧体诗的风骨形成于特殊的社会背景，也来自诗人的气质与文学修养。王统照的大半生都是在黑暗与苦难的时代度过的，敌人的屠刀，同胞的鲜血怎能使他“浅酌低唱”，“剪红刻翠”？他东北之行写下的诗歌，格调苍凉遒劲，感情浑厚凝重，语言落地有声。而于抗战的炮火与硝烟中挥毫泼墨写下的爱国诗篇更是豪迈奔放，悲壮激昂。虽是抗战抒情诗却不流于粗疏与空泛。诗人刻意追求风骨不仅使他的诗歌有气魄，有意境，而且耐人

回味。对于作家的创作风格，王统照在《谈诗小记》之七中这样说过：“第一，检查一位诗人的个性，不能只看他的单词片语。第二，在其作品中要统览他的全篇意境，不可选择一二词藻便据为定案。第三，不可把‘风格’二字看得过于呆板，以为中无变化，一色到底。环境能移人非尽移人。”王统照的诗风也不是单一的，一成不变的。在他那些描写自然风光，田园情趣的写景诗中，婉约清新，秾艳秀丽的格调也十分明显，由此可见，他的旧体诗讲究风骨，追求刚柔相济，壮美与优美相伴而行，呈现出一种多彩多姿的艺术风格。

比兴手法是我国诗歌史上一种古老的传统手法，即言在此而意在彼，作家借用自然现象或无知物类作为抒写题材，即物即人，借物言志，使读者触类旁通，多方联想，以表达情思。沈约斋（祥龙）在《论词随笔》中说：“词贵意藏于内，而迷离其言以出之，令读者郁伊怆快，于言外有所感触。”对于比兴手法王统照是谙熟与精通的。他在《谈诗小记》之四中说：“文章上常用的两种比喻方法，所谓明喻，暗喻，都要借重另外的事物以类比显见文中抽象的情理，与贴切的内容。不过在学术文或普通散文中用的最多的是明喻，暗喻较难也较少见。”在王统照的旧体诗中，暗喻手法是他最习惯的写作技巧之一，以暗喻手法创作的诗歌，俯拾皆是。如，他以“橈枪”、“天狼”、“鲸鲵”等意象暗喻贪婪、凶残的日本侵略者；以“西风”、“魁帅”暗指国民党政权和蒋介石这些反动势力，含蓄隐晦，形象贴切，表达了内心的愤恨之情。他又以“风雷”，“噫气”等喻体指代横扫千钧的革命力量，气魄宏伟，激动人心，抒发了对革命风暴的渴望与热烈欢迎。又以“哀鸿”、“沙虫”、“冻骨”比喻灾难深重的人民。仅从以上数例便可看出，王统照的旧体诗喻体繁复多姿，广事包罗，其诗往往意在笔先，含

蓄蕴藉，令人寻绎无穷。

善于驱事用典，化用名人诗词佳句，信手拈连，随意点染，这也是王统照在诗歌语言方面的独到之处。如，《械械七首》（其五），“谁从风雨听鸣鸡”，语出《诗经·郑风》；《再示同轩》中“留淹”一词语出《离骚》；《春暮》中的4句诗，两次化用名人佳句；《噫气》中“九州此地郁风雷”，化用龚自珍《己亥杂诗》（125）中“九州生气恃风雷”而成句。诗人化用典故左右逢源，不仅恰到好处，灵活自然，而且毫无堆砌之感，古朴典雅、意蕴深刻。王统照旧体诗的语言又是字斟句酌、苦心经营的，具有极大的容量和深刻的表现力。如，《三柳树村农业合作社纪事诗》中“鱼鳞斜皱晓风牵”，这几个字便是着意推敲写成的。“鱼鳞”，形容水面波纹的细密形象而又逼真；一个“牵”字，细腻地写出了波纹不是静止的，点染出涟漪随风而动的动态美。这种人为的“牵引”感，真是画龙点睛，妙不可言。在王统照的旧体诗中，七言与五言律诗的数量不在少数，这些诗对仗工整，韵律和谐，尤能显示出其艺术魅力。如《卓敏先生嘱书》这首五律写道：“提壶山菊下，曳杖海鸥边。秋杵千村月，官盐万灶烟。潮回沙似雪，地尽水为天。孤岛渔人集，横歌落照前。”这8句诗生动传神，语语有意境。细细玩味，一篇之中，句句对仗。天造地设，自然成对，字字精当，堪称佳作。

王统照自幼延师古代典籍，自觉学习与借鉴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他创作取得成功的宝贵经验。中学时代，他“曾在暑假中手抄过李义山的全诗集，温飞卿的选本。差不多这两位绮丽诗人的句子，一见即可知道。”甚至1934年在旅欧的船中，“饭后读十八家诗抄，杜甫之七古，不忍释手，佳作固无厌读时也。”他苦读龚自珍以及唐宋大诗人作品的体会，在他的旧体